

顧孟餘軼事

——沙坪壩中央大學雜憶

閻鴻聲

(本文插圖刊五一頁)

顧孟餘先生原籍浙江，先世宦居北平，因署籍京兆，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生。幼年就讀譯學館，後留學德國柏林大學，畢業回國，任北京大學文科德文門主任及經濟系主任兼教務長，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任廣東大學校長，十五年十月任中山大學副委員長，十六年三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二十一年任鐵道部長，二十四年十一月任國民黨中政會秘書長，二十五年任交通部長。顧先生係汪精衛的大將兼好友，抗戰期間汪精衛叛變，顧先生極力勸阻無效，乃由香港回重慶，堅決擁護抗戰國策。民國三十年七月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三十二年二月辭職，三十七年五月發表行政院副院長，六月辭職受聘為總統府資政。大陸淪陷，旅居香港，旋去美國，民國五十八年八月返國定居，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六月在臺北逝世。

五朝元老閒話中大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間，我奉派接任國立中央大學會計工作，直到三十四年十二月奉調赴東北工作，離開中央大學的工作崗位，算算時間，正好是七年半，歷經羅家倫先生、顧孟餘先生、先是總統蔣中正、顧毓琇先生、吳有訓先生等五任校長，真可說是五朝元老了。在這七年半時間中

，我和羅家倫先生相處較久，歷時三年，羅家倫自民國二十一年接長中大後，因主校政時日已久，規模已定，凡事任其自然，對校務極少與革。先總統蔣公當時身負國家重任，軍務倥傯，無暇兼顧校務。實際上學校行政完全委由教育長朱經農負責。顧毓琇先生為人無原則，作事無方法，祇是混過一年，不堪一提。吳有訓先生接事不久，我即離去，相處太短，認識未深，不敢妄議。

顧孟餘先生主持中大校務雖僅兩年，頗多興革，對於中央大學日後之發展，確有深遠影響。茲特撷拾其中富有意義又極饒趣味之故事，錄舉一二，以供關心中國教育史實者的參考。

莊嚴高傲用人唯才

當我尚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和一般年輕人一樣對顧孟餘先生極為仰慕崇敬，遺憾的是那時傳播媒體很落後，除在新聞裡看到他的消息外，有關他的像貌與言談舉止就一無所知了。當民國三十年秋顧孟餘踏入中大校門時，全校師生引領翹望，急切的思想看個仔細。顧先生給人第一眼的印象是莊嚴、高傲，是一位頗有威儀的長者。的確，顧先生實在自視甚高，不苟言笑，和同事洽談公務，甚少涉及私事，因此不免被人誤認為太驕傲、高不可攀。的確他的性格略嫌高傲，但是他

的胸襟開闊，氣度恢宏，內心深處有濃厚的愛心和同情心，和他相處久了，就會發現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顧孟餘的生活，嚴謹有規律，不常參加應酬，甚少找人聊天。對「同學」「同鄉」的觀念較為淡薄，對「同學會」「同鄉會」的組織，認係帶有封建意味，向來不加倡導，人們對他的籍貫和學歷也很少談到。

顧先生用人唯才，並無固定班底。當他初到中大接事時，曾有意延攬谷正鼎出任總務長，嗣以谷正鼎在西北所任職務至關重要，無法脫身，乃改請經濟系教授現任立法委員吳幹先生任總務長。此外，只帶主任秘書、工務組主任及出納室主任二三人到校。

和藹可親充滿愛心

顧孟餘先生對教職員工一視同仁，並無親疏之分，亦無尊卑之別。早先有些自視甚高的資深教授，動輒發脾氣，隨意斥責員工。顧先生對此深不以為然，認為不僅有辱員工，亦貶損師格。他一再鄭重表示教職員工的工作雖不同，但對學校之貢獻則一，同為學校不可或缺份子，因乃督促員工不可輕視自己，一定要堅守崗位，善盡自己的責任。先前僅有少數重要的教授患病了，校方才派車送入醫院，代辦住院手續，對於新進

教授或講師以下的人員患病，就不過問了。員工們就更不用提了。這本是情勢使然，不能全怪學校當局；因為一則當時學校僅有轎車一部，供校長使用，再也無別的車了；二則送進醫院，校方就須負擔墊款及保證責任，誰能有此擔當？可是顧先生就不問了，他特別囑咐總務方面凡是教職員工患了病，都要及時送入醫院就診。於是患病的教職員工都先找總務處，墊付的款項自然就多了起來，在會計處理方面逐漸感到困擾，我不得不向總務方面提出勸告，免得無法收拾。

沒過幾天，顧先生就約我商談這件事。他表示教職員工待遇菲薄，生活清苦，偶染疾病，大都無力及時求醫，以致拖成重病；身為校長，何忍坐視不顧？又說墊款數額日增，固將給會計方面帶來很大困擾，但他相信以後都會陸續收回的，萬一將來發生呆帳，不論金額多少，完全由校長負責；必要時，他會面謁蔣委員長請求撥給一筆專款歸墊，要我不必怕，絕不會遭受連累。顧先生這種真誠的愛心和偉大的氣度，令我感動得幾乎落下淚來，又怎能忍心拒絕？就這樣一個案例確定了。最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墊付的款項雖不少，大都能在新津項下扣還，所以在顧先生辭職離校時，並未發生過多呆帳的困擾。

清粥小菜商討問題

顧孟餘先生每天上午九時前到校辦公，下午一時許返家，除有特殊事故外，午後即不到校工作。因此，有人認為他祇辦公半天，未免貽誤校務，實際上工作效率反而提高，成效卓著。因為在

辦公室，他從不浪費時間，作無謂的應酬，認真的與有關人士研商問題。一些重大複雜的問題，必須詳加考慮，他就將相關文件帶回家，再經過慎重研究後，始予批示。他利用家居的清靜時間，得以理智與深入的思考，自能獲致明智而正確的解決方法。就我的工作實際經驗為例，顧先生每早到校後，向例先約晤教務長，接着是訓導長與總務長，然後輪到我。我首先口頭簡報工作情形，再提出應請示的文件（大都由會計部門先擬妥解決辦法或改進意見），顧先生對請示的文件，除係緊急必須立即解決者外，一概先不閱覽，均收入皮包內。然後又自皮包內將昨日請示的文件，連同其他各院處有關會計事務的文件，除有疑問者當面詢問商定外，一律交我帶回會計室，分別照案執行，或提供意見，或研擬處理辦法。如此週而復始的繼續下去，校內各單位的工作大都離不開錢，我也幾乎每天都從顧先生手裡帶回些文件。不過，顧先生非常尊重執行單位的意見，縱使業經批定的文件，如執行單位認為有困難，或提出反對理由，顧先生也能樂於接受而不以為忤。因此，各單位均能盡言盡責，遇到意見相左時，亦均能先行設法溝通，再作最後決定，因此執行時向無窒礙難行之困擾。

顧先生極重視時間，不喜和人閑談聊天，亦不願四出拜訪別人，為了各院系有關教學方面的意見，得以相互溝通，決定在辦公廳對面的山坡上搭建四間小茅屋，擺設簡單的竹桌椅，略備茶水及清粥小菜，分批邀請各院系教授聚斂。每週舉行數次，每次邀請二十餘人，不拘形式，不限

題目，只是隨意交談，盡情發表有關校務的高論。顧先生對各方提出的問題及改進的意見，非常注意，均交有關單位切實研究辦理，其有實際困難者，亦由單位主管與有關院系負責人直接洽商，務期獲得補救辦法而後已。以此各方意見均能貫徹溝通，而甚少紛爭。

後來我離開中大踏入社會的其他工作領域，更深刻的體認到顧先生秉持的原則和辦事的方法，確為各高級主管值得參考的模式。

一張名片貸款拾萬

抗戰時期國立大學普遍的難題，就是經費短絀。中央大學更因位處戰時首都，設備較完整，教授人才多屬各方之精英，為當時青年學子競相嚮往之學府。是以每年畢業生雖僅數百人，而招收的新生則有一千數百人之多，加以學校又須供應學生住宿，以致每年暑假期間，學校必須趕建大批教室和宿舍，以備開學後應用。記得是民國三十一年之暑假，增建校舍的臨時費遲遲未能發下，而各項工程又不能停頓，遂不得不挪用經常費，以致教職員的新津無法按時發出，總務長及出納主任都急得團團轉。我當時向顧先生建議，請他與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先生談談，問題自可迎刃而解。但顧先生笑笑說：「我不是猶太人。」顧先生高傲的氣質，又無意中表露出來。我稍停再建議以顧先生名義函請孔兼部長設法救急，他始勉強同意了。可是翌日却要我持函訪晤財政部次長兼中國農民銀行總經理顧季高（翊羣）先生，我雖稍覺意外，亦不便深問，乃

事 軼 餘 孟 顧

乘車趕往財政部。當將公函及顧先生的一張名片遞入後，顧翊羣次長即請我進辦公室，首先詢問學校經費困難情形，我將學校必須趕建校舍，臨時費遲未發下，以致挪用經常費以及目前必需暫借十萬元救急的原委，據實說明。顧次長聽後即以同情的口吻表示，在戰時主持一所大學，確實不易，同時又以手指着信尾的署名「顧孟餘」三字說：「他是我生平最崇拜的人。」於是立即囑我去會見中國農民銀行重慶分行的經理（已忘了他的姓名），我請顧次長賜一介紹名片，他說不用了，你去看他就可解決問題了。我辭出後，立再趕往城內訪晤中國農民銀行重慶分行經理，從他口中得悉顧次長的電話已到，因而僅簡單徵詢我的意圖，立即到隔室會商。當年重慶市一般房屋的構造，都是竹編的牆壁，隔音效果很差，他們在隔室的商談，我都聽到，得悉他們雖很抱怨我不按規定手續竟以大帽子壓下來，但仍體念學校需款孔急，上級交辦事項不能違誤，決定通融辦理。我內心大為篤定，當經理問我何時需用時，我立回答：「現在就急用。」他要我辦理貸款手續，我當表示校印及校長官章均留校內，我無法帶出來，但保證明天必能辦齊各種需要的手續，補送到行。經理考慮一下，終於同意由我先簽具臨時借條，將十萬元交我携回。

在我帶款返校後，立即引起整個大辦公廳同仁喜悅的騷動，大家都以讚譽的眼光望着我，我雖也感到無比的興奮，但得意並沒沖昏了頭，因為我明白在整個交涉過程中，我個人並未發生絲毫作用，這完全由於有關各方均仰慕顧先生崇高

的人望，而樂於幫忙。特別是抗戰勝利後，我會轉到銀行界服務數年，始知銀行的貸款手續，規定極為縝密嚴格，絕難輕易通融，益足證明顧先生聲望的崇隆，同時也說明在抗戰期中，政府各級負責人確實均有擔當，能彈性運用其職權。可是在那時我們從未聽說過銀行內部發生什麼弊端；反觀今日的銀行各級負責人，大都死守着刻板的規章，向難予人方便，但形形色色的舞弊，却不時自銀行內部爆發出來，真令人有不勝今昔之感！

重視實驗解聘教授

抗戰期間，資源匱乏，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飛漲，一般公務人員生活極為艱困，而大學教授們以前過慣了富裕生活，更是痛感煎熬之苦！於是許多家庭主婦，不得不外出工作，藉以貼補家用，因而教授們也自然要分擔部份家事，連帶的遂不免影響教學工作。先是有些教授因家務纏身，將實驗課程交助教帶學生去做，逐漸的形成一股風氣，一般教授都不上實驗課程了。顧先生到校後，對於這種習氣，頗以為憂，因為他確知課堂中的實驗，不僅不容忽視，且遠較空口講授為重要。為提高理工學院學生知識水準，對於設法矯正教授不上實驗課的惡習，確屬當務之急。

民國三十一年春天，已有學生向顧校長抱怨課堂中的實驗，由於教授不臨場指導，做的非常馬虎，學生甚難獲得進益，其中有物理系學生指出系主任周同慶教授經常不到場指導。周同慶教授為當時物理學界權威，學有專長，教學原極認

真，素為同學所擁戴，亦為全校教職員所敬愛。或許就由於周同慶教授之人望甚高，而引發顧先生之靈感，於學期終了，換發新聘書時，乃依據不領導學生作實驗，解聘周同慶教授。但解聘之事一經提出，立遭理學院院長孫光遠之激烈反對，教務長童冠賢亦極不贊成，接着就有不少教授紛紛說情，物理系學生更推出代表要求續聘周主任。校內一般的輿論，亦都認為不領導學生作實驗，已為公開的事實，並非周同慶主任一人之過，獨予處分，顯欠公平。甚至有人憂慮解聘周同慶主任恐將釀成學生罷課風波，請顧校長慎重考慮。然而顧孟餘先生深知實驗課程關係太重要，為糾正不重視實驗之不良習氣，縱對周同慶教授作了不公正的決定，亦屬值得，於是堅持不續聘的決定，並公開宣告嗣後凡不領導學生作實驗課程的教授，無論何人，一律解聘。

事實上祇有顧先生才能有此正確的認識，也祇有顧先生才能有此魄力，全校學生對於顧先生重視實驗的決定，莫不感到興奮，就是物理系同學雖極惋惜周同慶主任之離去，但對學校當局重視實驗的措施，極表支持。果然，由於顧先生堅毅的斷然作風，立即樹立重視實驗的風氣，不僅教授都親臨指導，而學生學習的精神亦大為提高。這段插曲，相信不少當年在校就讀的同學，總還有些許記憶吧。

我不是研究科學的，也不明瞭實驗的重要性，所以當年對顧先生的斷然措置，總覺得有些不是味道。最近太空科學家王贛駿博士返國，歷次談話中都特別鼓勵有志從事科學研究的同學，凡

中 事要自己動手做，除此之外，科學實驗是無法用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學得的。王博士說：「國內青年的數學、物理的理論水準，絕不比任何國家差，但是在實際動手的實驗和研究方面却亟待加強。」又說：「科學重在實驗，沒有實驗，就沒有科學可言。」從王嶺駿博士的論點中，我才明白當年顧先生確有高瞻遠矚的真知灼見，他犧牲周同慶教授的作法，實屬情非得已。不知今日的國立中央大學是否仍保持重視實驗的風氣？但願不辜負當年顧先生的一番苦心，也不要讓周同慶教授犧牲得毫無代價！

爭用禮堂演出鬧劇

當年中央大學由校長羅家倫先生領導，全校師生共同努力，歷經千辛萬苦的磨難，終於由南京撤出，遷到重慶，在沙坪壩的一座小山頭地名松林坡上，環坡圍建校舍。惟以限於經費，不得不因陋就簡，搭建些臨時房屋。所以那時學校的教室、學生宿舍、實驗室、圖書館、辦公廳等都非非常簡陋，又極擁擠，老實說根本不具備國立大學的規模。校內雖亦有個集會所，因兼作學生餐廳，遂致油污滿地，氣味異常難聞。顧先生到校後，首先認為學生宿舍每室住八人，四張高架床塞滿整個房間，頗不適宜，立囑總務單位設法改善，惟因受經費短絀限制，只能先作小幅度改進，每室遂以六人為準，並添備桌椅，供學生自修。其次，即興建大禮堂一所，供全校師生聚會之需。重慶氣候溫暖，又無強風，一般建材大都採用竹料，興工頗為簡易，祇要經費有着，幾個月立即可完

成。記得當學生宿舍改善及大禮堂建成後，校內立即洋溢起一片歡欣氣氛，尤其是學生們更興高采烈的舉辦各項慶祝活動，就是一向不愛多事的職員們，也感覺到整個學校都在變了，師生們似已由沉悶中活躍起來，個個顯得活潑有朝氣，人人都有進取精神，這真是可喜的現象。

民國三十一年秋季開學後，各院系學生又興起一股迎新晚會的熱潮。當然囉，大家都極力爭取週末時段的大禮堂場地。記不清確定的日期了，師範學院教育系同學和工學院電機系同學都在爭取同一時間的大禮堂會場，教育系同學搶先一步，獲得訓導處的許可，但電機系同學頗不服氣，就在教育系同學迎新晚會開始後，發揮學得的專長，將大禮堂電燈的外線剪斷了，因而爆發一場小小的風波。

本來是學生間的爭執，不幸竟演變成院系間的誤會，訓導處難出面協調，亦以院系間各持己見，互不相讓，爭議遂無法平息，最後不得不提請校務會議商決。在校務會議中，先由訓導長周綸閣（鴻經）先生報告核准教育系同學使用大禮堂及未核准電機系同學申請之原委，以及兩系同學釀成糾紛的經過詳情後，教育系主任常導之先生發言，深為教育系同學鳴不平，痛責電機系同學剪線行為之不當。電機系主任陳章先生又極力為該系同學辯護，並指責訓導處措施失當，致引發此次不幸之紛爭。繼之師範學院院長許恪士先生亦力為教育系同學抱屈，請整肅校規，嚴懲肇事學生。工學院院長楊瑾叔（家瑜）先生又力為電機系同學洗刷，諉責於訓導處。於是舌槍唇劍

，爭辯不已，其他出席人員鑒於自身之立場，無法置詞。主席顧先生先則靜坐聆聽各方之辯駁，面色凝重，後以爭辯不休，似感不耐，乃肅然起立，制止各方發言，鄭重表示：「大學為研究真理、發揚正義、明辨是非之最高學府，諸位都是領導學生從事研究真理之人，可是我剛才聽到諸位發表的意見，竟都不顧事實，曲意為自己院系的學生辯護，很令我失望，也很為當前大學教育的發展前途而感到憂心！要知道諸位都是國立中央大學的教授，並非某院某系的教授，理應站在學校整體的立場，對問題詳加分析，對糾紛仔細查證，然後尋求一合理的解決方法，怎可私心自用，完全置事實於不顧，而各逞狡辯之能？」當時大家聽了顧先生義正詞嚴的指正後，都面面相覷，默不作聲。於是顧先生又繼續說：「現在事實已全盤明白，不必再浪費時間，就由我作一決定：(一)今後大禮堂只供公眾集會及學術研究之用，對於同鄉會或同學會等無關學術之會議，一律不准借用。(二)訓導處既已核准教育系學生舉辦迎新會，應許其補辦一次，下不為例。(三)電機系學生如再搗亂，則一系學生鬧事，開除一系，一年級學生鬧事，開除一年級，全院學生鬧事，開除全院，重新招生，我負責任。」(以上係顧先生講話大意，為行文方便，故加括號，謹特註明。)

一場鬧劇，就這樣落幕了。這雖屬小事一宗，亦可窺知顧先生心胸之開闊，氣勢之磅礴，魄力之宏毅，其能令全校師生衷心傾服，確非無由。

己之所欲施之於人

顧孟餘軼事

凡是和顧先生交往過的人，莫不欽佩顧先生的正直嚴謹，且有一副博愛心腸，處處為別人設想，對於「己之所欲，施之於人」的道德原則，可說是徹底做到了。他到校伊始，就察覺到在暑酷熱的季節裡，教師和學生都放假了，惟有職員們仍辛勤的揮汗工作，終年不得休息。因此乃提出職員於每年暑期裡也輪流休息的構想，旋經擬妥辦法，並提由校務會議通過，付諸實施。當時我感到非常的興奮，到校工作已四年多了，從來就未曾有過一天的假期，他就任校長後居然可享受二週的休假。四川的峨嵋山為我久所仰慕的名山，到四川而不遊覽峨嵋，未免是一大憾事，因此決定利用這兩週休假遊覽峨嵋山。經與在峨嵋的四川大學會計主任郭福培兄聯絡，立承復函邀我前往作客，並願充任嚮導。

我當時真是喜出望外，乃將急待處理的事務，加速清理完竣，至於待辦及應注意事項，則分別交代代理人審慎辦理，一切安排就緒，即草擬申請休假簽呈送到校長室。想不到顧先生竟特別約我面談。他說無論在情理，都該准我休假，但事實上各項工程都在加緊趕建，時刻不能沒有我，我雖說明工作已有妥善安排，並已指定代理人，絕不會出何差錯，可是顧先生仍不放心。接着顧先生表示他未去過峨嵋山，也頗有意前往一遊，因乃保證俟校務整頓有了頭緒，他一定設法撥出時間，陪我共遊峨嵋山。這時我除了接受外，又有何話可說？不過，顧先生見我仍有些許失望的神情，遂又補充保證說：「我一定會陪你遊覽峨嵋山，絕不會讓你失望的。」

世事殊難測，想不到翌年（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間，顧先生竟為流言中傷而斷然提出辭職，並不到校辦公。消息傳出後，全校師生大感震驚，學生自治會向同學要求，立即發起簽名挽留運動，隨後又決定全體一千多同學列隊徒步前往山，洞顧先生公館面遞挽留書，雖經各方極力勸阻，並明告顧先生已遷往他處，但同學們仍堅持原計劃，於是浩浩蕩蕩的大隊伍行動了。政府當局感到事態的嚴重，深恐影響陪都後方的安定，乃決定由身負國家大計並兼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蔣委員長親兼校長，一場風暴始完全平定下來。

從那時起，就再也沒見過顧先生，當然遊峨嵋山的諾言，也永遠無法兌現了。但我從未感到遺憾，相反地，仍以能認識顧先生為榮。現在顧先生作古雖已多年，但他崇高的人格，偉大的愛心，浩然的正氣，宏毅的魄力，却永遠留存人間。

史叢書

衛挺生自傳

衛挺生著 二十五開本 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玖拾元 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

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湖北棗陽人，清末考取清華留美，學成返國，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政治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大陸淪陷後受聘菲律賓賓大學教授，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翔實生動，要目有：我的早年：冒險進取赴日留學。東瀛奇遇見陳天華。內憂外患束裝返國。赴京趕考公費留美。從密大到哈佛。「中國王孫」挨門賣書。葉公綽的懸賞徵文。南高師的耆宿俊彥。九六公債內幕真相。從政閒話：任立法院財政委員。建議管制發鈔銀行。財部顧問國府主計。任教復旦主經濟系。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議。重返書生生活：在香港和台灣任教。考證徐福出版專著。日本學者謾罵爭論。菲大三位中國教授。發表中菲關係文章。參加世界立法會議。居美後的研究著述。